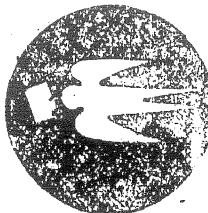


所以說從廣學多聞，便可增長智慧。有了智慧，自然成就無礙辯才了。因為度化衆生最緊要的工具，是必具「辯才」。有了辯才，才能說法；若無辯才，又豈能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樂」呢？不過這裏我們要注意的，上面所說的辯才，乃是經過開思修三慧中所陶冶出來的，不能與一般的「世智辯聰」同日而語。

大樂者，並不是說世間的這些快樂。乃是能够遠離愚痴，出三界苦，得涅槃之道的究竟大樂。

這一覺支是指示我要效學菩薩，先充實自身（求解開悟），然後成就辯才（說法度衆），智慧如同利劍，愚痴無明便不難撥開。現在列表在後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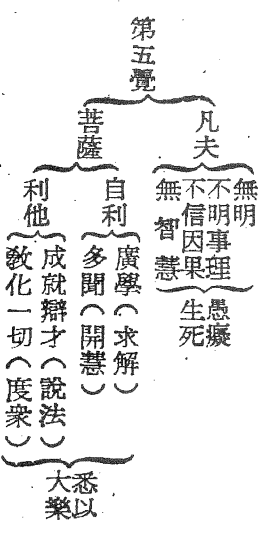
與藏弓居士商
禪門用功心得

融匠

頃接藏弓居士書，大致云：
「近讀書，得下開兩則醒悟心得；(1)、悟心之士，自曉作活計，翻轉本體做工夫，終日使得十二時，便是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(2)、雪岩高峯二代均於(無夢無想時)主人在何處話，得大徹悟。竊謂此段公案，可為我輩仿效。一者自己最切要之事，不似其他空泛籠統之句。二者可以隨時自己勘驗日中夢中作得主否？若未能作主，隨時警策，三者如朱九江先生頭仆失魂。見婦人產子，以非禮勿視，急折回，魂魄復合，翌晨始知夜來所見是個豬圈產子。此便是夢中作得主。大賢立行，歷歷分明，更易解覺昏迷。四者賴耶常行，除非睡眠及悶絕。無夢無想則正是睡眠悶絕之時。如此刻刻提持，似可超彼三乘權學。公法眼圓洞，甚望有以指教云云。」

學人得書，喜知居士近益精進，解行相應，不同常士。適樹刊案稿孔殷，特函走筆奉復，公開商量，亦冀閱者大德法正耳，覆曰：
承示近得醒悟二則，仰見尊座得力處，可喜可賀。此本儒家存養省察正心修身克己復禮作略。佛門在因地修行，理無二致也。不見圭峯偈道：
作有義事是醒悟心 因無義事是狂亂心
狂亂隨情轉 臨終被業牽 醒悟不隨情 臨終能轉業
此圭峯約教逆轉相國機之言，尊見正為聯合。人能刻刻檢點，自然寡慾悔，便能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。如是提持，日久功源，醒夢一如，夢中自能作主。故曰「至人無夢」也。今人解莊子；「至人無夢，下愚亦無夢」。以為上智下愚皆無夢哉，此實大錯。若爾，則上智下愚豈不是無別麼？試問孔子夢見周公。莊子夢化蝴蝶。汾陽昭禪師夢父母就食。圓鑑禪師夢俊鷹而得授子青。至人何嘗無夢呢？其實至人無夢，下愚無夢者，

謂至人夢時同於醒時，故曰無夢。下愚則醒時亦昏昏昧昧，等於在夢一般，則無所謂夢矣！故莊子云至人無夢，下愚亦無夢也。此言甚當。行人刻刻提持到夢時都能作主，工夫穩當。雖我法未忘，已能不墮惡道。到這田地如將馬票勘對，與頭獎號碼相符，貧寒已成過去，富足可立而得。但得彩之後，如何保存？如何使用？如何免禍？如何永享？則智慧倫矣！故宗門向上一路，尚非儒家存誠主敬之君子所及知。儒門淡泊收攝不來者，即此一著耳。黃面漢子一著一麼？所以古人說：「儒門淡泊收攝不來者，即此一著耳。」



吾人看雪岩高峯二代，均於無夢無想時主人在何處？得大徹悟。可見夢時作得主，去這事尚大遠在！趙州說：「若因機逗教，自有三乘十二分教在，老僧惟以本份事接人」。甚麼是本分？本分即是本來。父母未生前無一法可得！所有善惡福罪，有無色空，聖凡我，都是分別心生，都非本來。尸棄佛偈云：

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
祖師門下，直須把身心盡情放下，如同死人一般，才有相應分。稍涉校量，徘徊檢點，便是功勳邊事，驢年不得入門。抗戰八年中學人于彼粵北，公餘常得親近盧雲老和尚。一夕學人搬出許多依經依教的修持方法請益。雲公曰：「這都是沒交涉的」。學人進叩其故。雲公曰：「修持方法來頭未起前著精彩豈不省事？」學人聞論，恍然知非，如霜鏡破曉，春夢無痕，直得耳聾三日。

然則將謂 尊云「刻刻提持」是大可不必麼？亦非也。昔僧法遠，常誦法華經不輟。六祖曉之曰：「汝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，何異羣牛曳尾？」法遠曰：「若然者，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？」祖曰：「經有何過，豈障汝念？只為迷悟在人，損益由己。」可見「刻刻提持」亦堪作祖師門下客！尊云：「悟心之士云云」，應是破初關漢。不然則所作活計，亦是死著。至曰：「使得十二時云云」，應是破重關漢。萬境回轉不得，才能說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到這裏不見有一能「提持之心」，他家父子皆已在百尺竿頭。高峯體會「無夢無想時主人在何處」之時，他家父子皆已在百尺竿頭。言思路絕，還讓便喪身人命，還說什麼提持不提持！
這事承當得，承當去，不承當得，只管疑著，疑得親切，善且不為，何有於無？定且不就，何有於動？此中消息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尊座目光如炬。心細於髮。我輩正好向雪岩高峯公案勇猛翻捕，許有「寒山遙拾得，拍手笑哈哈」之日也。知尊座亦讀樹刊，特公開求教。狂瞽之言，勿吝明論為荷。